

39
11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爭·軍火·利潤

譯 漢 宗 邵

著 斯 特 而 賽 · 美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潤利與火軍·爭戰

著斯特爾賽

譯漢宗邵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八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五之書叢識知界世

戰·爭·軍·火·與·利·潤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加郵費

原
著
者

G. Seider

譯
者

邵
宗
漢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初 版

短序

裁減軍備，本爲國際聯盟所負重大使命之一，但在國際聯盟監督指導下的許多次軍縮會議，沒有一次不陷入僵局；即使通過了若干項決議案，各國政府也沒有認真執行的準備。隨着軍縮老人漢德森的逝世，隨着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抬頭，軍縮會議便也陷入長期睡眠的狀態。

熱心和平運動的人士，發覺在日內瓦，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以及其它國際政治中心，有破壞軍縮會議與和平運動的祕密組織，這祕密組織就是代表着軍火商人之利益的軍火國際。由於和平運動者的奔走呼號，由於歐美若干開明報章雜誌的大胆的揭露，軍火國際這一個罪惡的集團，纔普遍地爲世人所注意。

本書以美國名記者西爾特氏所著：“Iron, Blood & Profit”一書爲根據，並參考最近雜誌上與報紙上的資料，對於軍火國際的歷史與組織，對於軍火商人如

何準備戰爭，挑撥戰爭，製造戰爭的各種陰謀，如何左右政治，賄買輿論，創設愛國團體，扶助獨裁政權的各種行爲，以及如何獲取利潤的各種手段，均加以扼要的敘述。

大家所最關切的，自然是如何消滅軍火國際之罪惡的問題，不過這不是單純的方法或制度所能解決。要消滅軍火國際，必先消滅造成戰爭的基本原因，質言之，資本主義被摧毀了以後，軍火國際便根本失去了它的憑藉。在目前，一切方法或制度只能局部地限制軍火商人的活動，把軍火國際的罪惡減到較低的程度。關於這一點，作者在本書的末章已加以討論，茲不贅述。

遺漏或錯誤的地方，自知不免，謹希讀者指正。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目次

第一章	從戰爭說起	一
第二章	戰前的軍火國際	二
第三章	大戰中的陰謀事件	二六
第四章	現在的軍火國際	五一
第五章	軍火國際的威勢	六一
第六章	軍火商人的戰爭	七一
第七章	軍火商人收賣輿論	八二
第八章	軍火巨頭小史	九三
第九章	戰爭的利潤	一二五
第十章	軍火商人，獨裁者與銀行家	一二六

第十一章	軍火商人與愛國團體·····	一四三
第十二章	重整軍備與擴充軍備·····	一五一
第十三章	軍火工業的暴騰·····	一六六
第十四章	怎樣消滅軍火商人·····	一八五

第一章 從戰爭說起

提起戰爭，大家便覺得恐怖，顫慄，憎惡，嫉恨。飛機，大炮，毒瓦斯，燒夷彈，坦克車，鐵甲車……包圍，突擊，衝鋒，肉搏……血，肉，死亡，離散，破壞，毀滅……提起戰爭，大家便聯想到這些可怕的兇器，殘酷的屠殺，悲慘的景象。延續四年的世界大戰，犧牲了一千萬條的青年性命，遭受了約合美金三百三十七億元的物質損失。自有戰爭的歷史以來，這一次實爲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犧牲最重的人與人之間的屠殺。在時間上，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將近二十年，但中年以上的人們，尤其是飽嘗慘痛滋味的歐洲人，至今在腦膜上還刻畫着新鮮而生動的印像，鬚鬚是昨天的事情一樣。簡單說一句，惕於已往的殘酷教訓，基於愛好和平的天性，各國的人民大眾，沒有不畏懼戰爭，咒詛戰爭，

反對戰爭。自然，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爲爭取生存自由，爲擺脫枷鎖束縛，不得不以武力來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不得不以戰爭來撲滅帝國主義的毒蝕。

然而，眼前的世界却又充滿血腥氣與火藥味了。在東菲大陸上，『宣揚文明』的法西斯意大利軍隊，已以最新式的殺人利器，兼併領果僅存的黑人王國阿比西尼亞，在亞洲大陸上，攫奪了東北四省的日本帝國主義，正加緊吞滅整個中國的步伐。太平洋上的惡聲，北滿邊境的警號，地中海上的風雲，中歐東歐的擾攘，這一切告訴我們：戰神的魔手又抓住了全世界，成千成萬的青年又已經給或將給他們的統治者驅到戰壕中，火線下，比第一次世界大戰規模更大，流血更多，犧牲更重的屠殺，不久又將瘋狂地展開在我們的眼前。

上面已經說過，人民大眾是畏懼戰爭，咒詛戰爭，反對戰爭的，但在戰爭中，荷槍實彈，衝鋒陷陣，拚血肉，送性命的，却是年富力强的人民大眾。那

末，問題就提出來了；戰爭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換一句話說：究竟是誰需要戰爭的呢？

我們知道，墨索里尼需要戰爭，他解釋法西斯主義道：『法西斯主義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性與實用性。故法西斯主義反對和平主義，後者在犧牲的烟幕之下，實隱藏着否認努力而傾向怯弱的素質。惟有戰爭能使人類的精力達於最高度的緊張，能在不畏懼戰爭者的身上給以高貴的確證。所以，基於和平觀念的一切教條主義，必然地與法西斯主義不相融合。』他不僅在思想上需要戰爭，且在行動上表現出來，他把愛好戰爭的思想，灌進意大利青年的腦子裏，他宣傳戰爭，鼓吹戰爭，終於獲得了戰爭。

我們知道，希特勒也需要戰爭。他教導德國的青年，必須把戰爭的意志恢復轉來，他確認男子的責任是在戰場上。他使德國重整海陸空的軍備，他想兼併奧國，伸足東歐，他想重建第三德意志帝國的偉業。受國社主義薰染的德國青年，

如今正等待着『鮮血又將從我們的刺刀尖滴下』的一天。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人也需要戰爭。他們嚷着一九三六年的危機，嚷着非常時期，軍事預算膨脹到空前龐大的程度，他們瘋狂地準備戰爭，想把蘇聯的勢力逐出海參崴與貝加爾湖，把歐美各帝國主義的勢力逐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實現征服中國大陸的政策，實現東亞門羅主義，進而實現征服全世界的企圖。

我們知道，歐美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鋼，鐵，煤與煤油商人等，也需要戰爭。美國的煤油商人曾於一九一六年，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七年，企圖使美國與墨西哥發生戰爭。他們不惜犧牲十萬左右的美國人的生命，希望每年獲取幾十萬元的利潤。

可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知道：最需要戰爭的，究竟是誰呢？這裏，應該提出國際軍火商人的一個名詞來。最需要戰爭的，便是這裏所提出的國際軍火商人。

據一位英國專家卡南奇上校 (Colonel Carnegie) 的估計，構成這個『死亡集團』的，不滿五十個軍火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如德國的克虜伯 (Krupp)，英國的柴哈洛夫 (Zaharoff) 與法國的希尼陀 (Schneider) 等。但這個小小的集團却發揮着至高無上的威力，數目不滿五十個的『死亡商人』，不僅豢養他們的代言人與宣傳家，並且親自創立或參加各種愛國團體，如海軍聯合會國防聯合會等，以經濟援助那些團體，使它們鼓吹向外發展，鼓吹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政策，更以經濟援助那些鼓吹擴充軍備以求國家安全的政治俱樂部。他們唯一的目的是推銷更多的軍火，獲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必須用種種方法，種種陰謀，散佈戰爭的恐慌，鼓動軍備的競爭，挑撥戰爭，製造戰爭，以滿足他們私人的慾望。他們曾武裝一九一四年的整個世界；在戰爭的期間，他們不僅武裝本國的軍隊，同盟國的軍隊，並且也武裝敵國的軍隊；據英國格雷首相 (Sir Edward Grey)，法國潘興大將 (General Pershing) 及其他政治軍事領袖們的判斷，第一次世界大戰

的所以不免於爆發，國際軍火商人至少應該擔負一大部份的責任；在目前，他們正準備着第二次的世界大屠殺；他們祕密地或公開地贊成戰爭，即使不贊成自己的國家對外發生戰爭，至少贊成別的兩個國家發生戰爭；他們破壞和平，摧殘文明，毀滅人類，換句話說，他們是人類文明與和平的最大的敵人。

可是，這些只求利潤不知友敵的軍火大亨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照樣是偉大的商人，照樣是偉大的愛國者，照樣做着生意，照樣受到好酬報。他們雖然大規模地出賣他們的國家，出賣他們的民衆，他們獲得的並非罪罰與恥辱，而是利潤與榮譽。譬如說，在戰爭的期間，凡以軍火，食糧，用品等供給敵人，不論他是平民或士兵，都犯通敵的罪狀，都要明正典刑，就地槍決。但在戰前與戰時以來復槍手溜彈等武器供給敵方軍隊的軍火商人，不僅在荷包裏裝滿了數百萬數千萬的利潤，政府爲酬報他們的愛國心起見，還授以勳章，封以爵位或其它高貴的稱號。下面便是最好的例證：

有一個名字叫吉戈 (Jaeger) 的德國兵，曾於一九一五年四月間離開自己的壕溝，把自己的防毒面罩送給法國的軍官。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間，德國的法庭還把他判處死刑。但克虜伯公司的老闆們與董事長胡根堡 (Hugenberg)，曾以政府特許專利的手榴彈化合物售給英國，殺死了無數的德國士兵，他們却不僅受着德皇威廉二世的最榮譽的褒獎，當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還從英國方面收到一萬二千三百萬鎊的鉅款。蒂森集團 (Thyssens) 的老闆們也曾於一九一六年，把大炮的配件售給協約國。如今佛烈茨·蒂森 (Fritz Thyssen) 已成德國的鋼，鐵，煤與軍火區域的獨裁者，已成希特勒的唯一靠山了。

還有，美國軍隊中的一個長官，發明了一種能隱能現的炮架，使美國在戰術上獲得很大優勢，這新發明馬上就給一家軍火公司取去，專利製造，馬上就轉賣給各國政府。如今各國的軍隊照樣可以用這個新發明的利器來殺戮美國的士兵，而這一家軍火公司的大老闆，還是美國的最高貴的愛國份子之一呢！在大戰爆發

之前，法國的軍火商人把手榴彈售給保加利亞，數月以後，保加利亞的軍隊使用法國的手榴彈拋炸協約國的軍隊。英國的維克公司（Vickers）也跟土耳其政府大做交易，在達達尼爾之役，土耳其差不多完全用了英國的軍火，去殺戮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軍隊。

國際聯盟的行政院與各種委員會，爲了軍火問題，先後舉行了一百二十一次的會議，通過了一百一十一次的議案，可是，直到一九三四年爲止，沒有一個議案能夠見諸實行。屢任國際聯盟主席的薛西爾爵士及其他政治家，始發覺在日內瓦有反抗和平與反抗管理軍火貿易的勢力存在着。在一九二七年的日內瓦海軍會議中，英美兩國的各趨極端，互相對立，便是由於軍火商人的從中搗亂，那次海軍會議的失敗，也是受了軍火商人的破壞活動之影響。國際聯盟的聲威雖因此大受打擊，各國的軍火商人却繼續不斷地在各處扶持戰爭。中國鬧了二十年的內戰，美國，英國，法國與日本的軍火商人，應該担负最大部份的責任。德國克虜伯公

司，英國維克公司，法國希尼陀公司與美國許多軍火公司的代表們，彼此武裝中國的軍閥們，使他們互相廝殺，香港，巴黎，倫敦，紐約與橫濱的金融資本家，往往是中國軍閥的後台老闆。日本則往往以軍火接濟中國軍閥，鼓動叛亂，釀成騷擾，復利用騷擾作為侵略的藉口。

對於戰爭與軍火商人的關係，國際聯盟軍火調查委員會，曾於一九二一年發表報告書，指出『許多戰爭，實為唯利是圖的軍火公司之競爭狂所促成。』該報告書更謂軍火公司透過國際惡棍的魔手，惹起軍備競爭，刺激戰爭恐怖，在國內與國際政治間，施展翻雲覆雨的伎倆，勸誘各國採取更為黷武的計劃。不料國際聯盟經過這一次的宣示以後，便無聲無臭，所有驚人的證據與文件，迄未公開發表。反之，日內瓦十餘年來的軍縮運動，却證明國際聯盟的本身，為血的商人之偉大國際陰謀所左右着。

當美國與蘇聯代表討論恢復邦交的時候，羅斯福總統對李維諾夫說道：『全

世界的人民，只有百分之八需要戰爭。」

李維諾夫回答道：『但這百分之八的人民，却是若干國家內握有實權的人民。』

而實際上最需要戰爭的，還是這少數中的少數，即破壞和平，摧殘文明，毀滅人類的國際軍火商人。